

木鱼书中“一形多词”考辨举隅^{*}

关云翔

(安徽大学文学院)

提 要 文章通过方言佐证、字形考辨的方法集中考释了木鱼书中八组字词。“**𪛗**”记录了粤语特征词{搵},“**𪛗**”一形记录了{搵}{搵}{搵}三词,“**𪛗**”一形记录了{𪛗}{呻}二词,“**𪛗**”一形记录了{𪛗}{哽}二词,“**𪛗**”一形记录了{𪛗}{驱}{𪛗}三词,“**𪛗**”一形记录了{𪛗}{睡}二词,“**𪛗**”一形记录了{𪛗}{吟}{𪛗}三词,“**𪛗**”一形承担了{粮}{粉 1}{粉 2}三词的职能。

关键词 木鱼书 一形多词 粤语方言

近年来,汉语字词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热点,但是所运用的材料较少涉及粤语民间文献。在研究中,我们发现粤语民间文献内部用字的复杂性以及文字书写不规范现象给文献整理以及汉字词关系发展史的研究工作造成了一定阻碍。正如粤语杂字文献中所提到的那样,“在经书字为作文章用,未必尽合时宜。世上当行之字至粗至俗为至紧要,不尽载于四书五经,所以别有杂字相传也”。(王建军, 2018:105)因此,本文选择木鱼书作为研究材料。木鱼书中俗字讹字极多,字词关系复杂,这就为“一形多词”现象提供了运用的契机,下面略举数例进行辨析。

1. 语音因素造成的“一形多词”

粤方言字词长久以来缺乏规范化的写法,增加了方言用字混乱的可能性。在粤方言用字的用字中,最常见的方式有为了更接近方言读音而改换原字声符,使用音同与音近的汉字,或是在音借字的基础上增加义符等几种。这些因素加剧了粤语方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元明清文献字用研究”(19ZDA315)和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清抄曲本用字研究”(Z23JC089)的阶段性成果。承蒙《汉字汉语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给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谨致谢忱!文中尚存错误概由本人负责。

言用字不稳定性。

1.1 扠

醉经堂本《送嫁歌》：“亚妈地，你但过三朝两日使人来扠我，体我尸骸在边方。若系扠到女儿居在处，回来说过母安言。”（2/343/d）^①

“扠”从字形上看，从扌从允，楷定后写作“扠”。“扠”在字典辞书中的义项与上文句意不合。

今按：《送嫁歌》例中“扠”当为“搵”的俗写。《说文·手部》：“搵，没也。”《正字通·手部》：“搵，《六书故》：‘指按也。’”这些词义皆不合《送嫁歌》例。

又，在粤语中有特征方俗词“搵”，卫三畏（1856:662）《英华分韵撮要》“搵”：“A colloquial word. To search, to look for, to hunt after; to seek, as for a lost thing.”^② 罗存德（1866:1127）《英华字典》“to seek”条所列近义词：“搵，寻，觅。”白宛如（1998:336）《广州方言词典》“搵”：“①寻找；挣，赚（钱）。”“搵”在粤语文献中出现夥多。1871年《天路历程》卷三：“你想搵我嘅过错咩。”（67页）1883年《约翰福音传》第八章：“你哋将来搵我，照依我对犹太人所讲话。”（32页）因此上文《送嫁歌》中的“搵我”就是“寻我，找我”。如此，上文《送嫁歌》例证文顺义通。而“搵”写作“扠”，则是由于“搵”和“允”的粤语读音相近。卫三畏（1856:662）《英华分韵撮要》中二字音同属“Wan”。《广州话正音字典》“允”条：“wan5。”（74页）同本“搵”条：“（一）wan3。”（223页）因此，应该是“搵”假借近音字“允”，由于是表示动作因此增加义符“扌”，最终形成了“扠”字。而这个字形刚好和通语中的正字“扠”同形。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扠”除了记录了{扠}之外，还记录了粤语特征词{搵}，属于一形记录多词的现象。

1.2 搵

清刊本《新刻正字三合明珠宝剑初集》卷一：“难道你们唔怕我，不成我怕你乾坤。算你当今皇太子，都要搵来打醒魂。”（4/3/c）同本：“谁知佢倚将军势，叫起家奴一众身。登门将女来搵去，救命思量去喊人。”（4/4/d）同本：“正见前边人一队，一人搵着女千金。”（4/4/d）五桂堂本《新选沉香太子》卷二：“即刻将身来变化，变成男子一书生。化作医生人一个，医箱搵起过村行。”（8/337/a）清近文堂刊《新选刘秀太子走国四集》卷五：“储君未曾言答及，后面追兵就到

① 文中所引木鱼书例句，主要有两类，其一是《广州大典·曲类》（广州出版社，2019年），a/b/c/d代表栏。首位数字表示引文所在册数，中间数字表示引文所在页码；其二是德国巴伐利亚图书馆所藏，其首位数字表示引文所在页码，后位数字表示整本页数，用（a/b）表示。

② 翻译成中文：方言词。寻找，追寻，关于丢失的东西。

临,官主搯枪忙挡住,勒马回头待贼军。”(17/364/a)

“搯”,从字形上看,为“搯”字。《广韵·皆韵》:“搯,摩拭。”粤语韵书《分韵撮要·皆韵》:“搯,虚佳切。擦也,磨也。”这些释义施于上文本鱼书诸例则扞格不通。又,清丹柱堂《金环记》上卷:“你今入媳香房内,叫佢将环搯出厅。”(3/486/a)异文广文堂本《金环记》作“拈”(16/104)。《分韵撮要·兼韵》:“拈,以手持物也。”由此可知,上文本鱼书中的“搯”应为“持、拿”义。

今按:“搯”并非本字,其本字当为“搯”。《集韵·怪韵》:“搯,下介切,持也。”马礼逊(1865:308)《五车韵府》“搯”:“To take hold of; to grasp; to seize.”^①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搯”“搯”并不存在音同或音近现象。在广州话中,二字读音同样有别,如卫三畏《英华分韵撮要》“搯”音“^ˊhái”;“搯”音“^ˊKái”。但是,二字的声符“皆”“戒”在广州话中音近,《分韵撮要》中二字同属见母皆韵,只是有声调之别。《英华分韵撮要》中“皆”音“^ˊkái”(121页),“戒”音“^ˊKái³”(123页)。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搯”改换声符“戒”为近音字“皆”后即为“搯”字,只是这个字和常用字“搯”偶合。

“搯”在粤语通俗文献中夥多。1865年《亲就耶稣》:“搯你嘅钱银宝物嚟献祭过真身。”(5页)同本:“因为佢搯自己生命,担当人嘅罪恶。”(18页)1870年《续天路历程》卷二:“墙脚有火捐出嚟,有人搯水淋佢。”(5页)1873年《使徒行传》第七章:“大众搯石头嚟打士提反。”(9页)这些用例“搯”都为动词,义项为“拿,抓”。之后“搯”由动词逐渐语法化。袁家骅(2001:224)提及介词“搯[k'a:i-]”^②,片冈新(2005:191)提出粤语中的处置句“搯”字句,不再赘述。

“搯”又可表示和谐义的{谐},如清以文堂本《二集三合明珠宝剑》卷四:“怎应就学强奸样,就搯云雨赴高堂。”(4/44/d)盖因为在广州话中“搯”与“谐”音近,在《分韵撮要》中二字同属“晓母皆韵”,只是声调略有差异,因此假借“搯”为“谐”。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在木鱼书中“搯”一形记录了{搯}{谐}二词。

1.3 嚟

清五桂堂本《粉妆楼二集》卷三:“唔想痛得罗焜牙咬煞,空系唔唔声不能言。”(11/469/a)同本卷三:“叫句相公唔在嚟,有个亲朋探你到来行。”(11/470/d)同本下文:“听见你呼兼佢嚟,满耳哀声实切肠。王二提灯忙点着,带到罗焜监号房。忙向栅栏开脱锁,只见罗焜睡在地中央。撒手蓬头兼赤脚,唔唔声嚟好凄凉。”(11/470/a)同本下文卷四:“目前病得咁狼獾,日夜不停闹共嚟。”(11/475/a)

① 翻译成中文即“抓住;把握;夺取”。

② 袁家骅所提到的粤语介词“搯”应为“搯”,因为在俗写中部件“木”与“扌”相混(参看袁家骅,2001:224)。

清以文堂本《三集三合明珠宝剑》卷二：“痛得失魂身掉倒，呜呜瞬声好多时。瞬声惊动妻孥耳，一齐跑入看因依。”（4/58/a）清近文堂本《万花楼初集》卷五：“掉身侧卧丹墀下，瞬得唔唔不绝声。”（14/37/d）

“瞬”从字形上看，从口舜声，楷定后当写作“瞬”，该字于字书未见。大正藏本《根本说一切有部昆奈耶杂事》卷二十：“虽加药饵，瞬息无机。”（T24/299/b）^①《大正藏》校勘记：“圣本作瞬。”高丽藏本《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十六“瞬息”条：“上音舜。”（K35/136/c）“瞬”，《广韵·稊韵》：“瞬目自动也。”《分韵撮要·津韵》：“瞬息转盼间也，又目数摇也。”以上义项施于木鱼书例则牵强凿枘。

今按：“瞬”为“呻”的音借字。“瞬”的声符“舜”在《分韵撮要》中为审母津韵，而“呻”的声符“申”在《分韵撮要》中为审母宾韵。从现代汉语语音来看，“申”“舜”读音并不接近，但是在粤语民间口语中二者音近。如王建军（2018）册九《字汇》“舜”条同音字：“呻，瞬。”（141页）李吉劼《东莞音字典》中记载“申”：“莞音 sen2。”（619页）收录“舜”：“莞音 sen3。”（543页）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由于方音之故，“呻”改换声符“申”，并用“申”的方言近音字“舜”来代替，从而形成“瞬”字。

《正字通·口部》：“呻，疾痛声。”孔仲南（1992:5）《广东俗语考·释声气》：“读若申去声。疾痛呻气也。”将此义施于上文本鱼书诸例，文顺义通。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瞬”本为“瞬”的异体，同时又在木鱼书中记录{呻}这一词语。

1.4 啃

大新书局本《梁山伯牡丹记》下卷：“后见佢书来慰我，读罢之时放入口吞。寒（塞）住喉咙来啃死，茫茫渺渺落阴行。”（13/233/b）清五桂堂本《新刻董永全套》卷一：“董永闻言声啃咽。黄连落肚苦难当。只着低头抖啖气，血泪唔停眼光光。”（14/215/d）醉经堂本《丁山射雁》卷二：“月英听罢喉咽啃，分明可恶贱畜生，且看娘娘收你命，就来取你丧三魂。”（5/42/a）

“啃”在字书辞书中的义项施于上文诸例，文意不通。

今按：木鱼书例中的“啃”为“哽”之假借。“哽”在《广韵》中的音韵地位为见母梗摄开口二等，在广州话中古见母开口读为“k”；梗摄开口二等的牙音读为“ɛŋ”；又为阴上，因此在广州话中应读为“[kɛŋ³⁵]”。“啃”未见于《广韵》，声符“肯”在《广韵》中的音韵地位为溪母曾摄开口一等；古溪母在广州话中读为“k^h”；曾摄开口一等广州话中读为“ɛŋ”；又同为阴上，因此在广州话中应读为“[k^hɛŋ³⁵]”（邓少

^① 文中所引佛典例句，《大正藏》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高丽大藏经》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a/b/c表示栏，中间的数字表示引文所在页码，首位数字表示册数。

君, 1981)。从语音变化上看,“𦵏”“哽”是声母送气与不送气的差别,但是在粤语口语中见母可读为溪母,因此二字可能存在同音现象。《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哽唔过颈”条“哽”注音:“广州,k'ɛŋ¹”(3166页)同本辞书收录“𦵏”条:“广州,k'ɛŋ¹。”(3745页)

在木鱼书中可见“喉咽哽”,如芹香阁本《再续玉箫琴》卷四:“叫句爹爹喉咽哽,话声唔出泪淋淋。”(7/91/c)清醉经堂本《琥珀兰簪》卷三:“这场冤债都系你,舌剑唇枪道短长。闹婢已声喉咽哽。呼天哭地意茫茫。”(13/709/c)

由此,可以总结在木鱼书中“𦵏”可记录表堵塞义的{哽}。

2. 汉字俗写造成的“一形多词”

张涌泉(2010)在论述“异形借用”时提道:“俗字常常有与其他音义不同的字同形的情况。”可参。木鱼书作为流行于底层人民的民间文献,其中包含大量的俗写异体,而这些俗字同样也会造成与其他字同形的现象。

2.1 眊

清翰经堂本《新刻七国孙膑全本》卷一:“空见四边多寂静,银灯照住实系眊吾(唔)宁。手托香腮愁泪洒,丫鬟有一个可以共谈情。”(3/504/c)下文:“夫呀你在山中多眊熟,怎知奴独看明星。”(3/504/d)同本卷三:“只见白衣童子沉眊,迷迷懵懵不知天。毛遂就将佢托观,化作仙童就向前。”(3/527/c)下文:“几多长短将吾问,我把情由对佢陈。不觉一时身困倦,将身眊倒在山林。”(3/527/d)《说文·目部》:“眊,目少精也。”《玉篇·目部》:“眊,不明也。”以上义项皆不合木鱼书例,今以为“眊”当为“睡”的草书楷化。

“睡”的声符“垂”在草书中常会发生形变,如王羲之《七十帖》:“吾年_垂耳顺。”(李正庚编著,2004:34)唐怀素《小草千字文》:“_垂拱平章。”(《中国碑帖名品》编委会编,2012:4)

可以发现,“垂”的草书与“毛”近似。其他以“垂”作声符的字,如“埤”,唐张旭《心经》:“菩提萨埤。”(洪亮主编,2013:15)如“陲”可写作“陲”^①。如“睡”,明祝允明《草书前后赤壁赋》:“须臾客去,余亦就_睡。”(祝允明,2002:23)明董其昌《墨缘堂藏真》写作“_眊”^②。由此,我们就可以认为,书手误将“睡”的草书楷化后写作“眊”。在其他典籍中可见“眊”记录{睡}的例证,如《古本小说集成》(下文简称《集成》)清刊本《赵太祖三下南唐被困寿州城》第十回:“刘乃酒醉安眊。再言高君保眊不心宁。”

① 参看国学大师张瑞图草书“陲”: <http://www.sfds.cn/9672/5597898.html>。

② 参看国学大师董其昌草书“睡”: <http://www.sfds.cn/7761/1831284.html>。

(135页)同本第十六回:“御手抚摸身体,四肢尚暖惟昏沉不动如眊熟一般。”(224页)同本第十八回:“只闻他鼻息眊熟之音,半刻苏起,打个哈欠。”(247页)下文:“即仆跌于地中如眊去一般,鼻息呼呼响。”(293页)《集成》清刊本《五虎平西珍珠旗演义》第六十三回:“我却不曾死,连日只觉半眊半醒,耳边略觉众人之言。”(825页)下文第六十八回:“太老爷不眊,我等如何敢眊。”(893页)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眊”一形记录了{眊}{睡}二词。

2.2 𠵹

稿抄本《太子下渔舟》:“四人拜谢姐恩深,恩德如天何日报,结草𠵹环报玉人。”(6/70/d)稿抄本《四续太子下渔舟》:“我等风山回香主,自然赦免尔门身。文武𠵹恩同拜谢,又到三桥同众转回身。”(6/141/a)

“𠵹”,《说文·口部》:“口急也。”又,古籍中常见“𠵹”为“吟”的异体,《字汇·口部》:“𠵹,与吟同。又渠饮切,琴上声。《说文》:‘口急也。’”这些义项若施于上述木鱼书例中,则句意不通。又,“结草衔环”为典故词语,典籍中常见。因此今以为,木鱼书例中“𠵹”记录了表示口含物的{衔}。

“衔”在俗写中可见增加义符“口”写作“𠵹”的字形,如《高丽藏》本《福盖正行所集经》卷九:“上妙珍琦,以为瓔珞。兽𠵹珠佩,其鸣珊珊。”(K32/737/a)宋《符世表墓志》:“公为长孙,冒暑𠵹恤。”(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1984:1322)《古本戏曲丛刊》明汲古阁刊本《水浒传》第十一回:“今日同𠵹黄鸟环。”(78页)之后在“𠵹”字的基础上,减省部件“彳”形成新俗字“𠵹”,如清乾隆竹筒斋刊本《通俗编·俳优》卷三十一:“沈光口𠵹索,拍竿直上龙头。”(54页)因此,我们可以猜测“𠵹”是在俗字“𠵹”的基础上省略部件“彳”形成的。

“衔”,《说文·金部》:“马勒口中。”之后“衔”的词义进行引申,泛指口含物,《正字通·金部》:“衔,凡口含物曰衔。”木鱼书例中可见,如稿抄本《四续太子下渔舟》:“白鹤仙童毒计深,𠵹吾首级沉波底。”(6/143/c)同本下文:“岑妹仙童请下临,𠵹他首级归泽海,龟灵仇报到关津。”(6/146/b)此外,上文本鱼书例中“衔环”“衔恩”《大词典》中已有收录,木鱼书中同样也有“衔怨”,如清明秀堂本《番宝名琴》下卷:“一札日书爷紧捡,激得夫人欲火炎,妯娌偷𠵹将怨算,同群姊妹又多般。”(34/46)由此,可以确定在木鱼书中“𠵹”为“衔”字的俗写。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𠵹”一形记录了{𠵹}{吟}以及表口含义的{衔}三词。

2.3 𠵹

清刊本《新订九才子二荷》卷一:“衣着一身都是白,上都系带紫云肩。头亦系都梳凤髻,就系青丝都亦正披檐。”眉批注:“写出雅淡风流国色天姿,未许傅𠵹施朱,考效��也。”(3/118/b)

“𪎩”在古籍中常作为“粮”字的俗写。刘复、李家瑞(1930:77)《宋元以来俗字谱》,曾良、陈敏(2018:364)《明清小说俗字典》已有收录,不赘。但是上文本鱼书中“𪎩”若为“粮”则文义难明。从文义上进行分析,《二荷花史》例中的“𪎩”应为“粉”字之俗写,义为“脂粉”。典籍中“傅粉施朱”可作例证。如清光绪本《二十四画品》:“施朱傅粉,徒招众羞。”(6/7)但是,“𪎩”为何能成为“粉”的俗写需要进行探究。

“粉”的声符“分”在书写中写作“𠂇”,如晋王献之《舍内帖》:“承舍内𠂇连近豫遂就。”之后在“𠂇”的基础上,将“𠂇”逐渐写直,如敦煌唐写本《妙法莲华经玄赞卷》:“𠂇二,初一颂结前悔尽。”^①以“分”为声旁的字如“纷”,唐怀素《千字文》:“释孙利俗,并皆佳妙。”如“粉”,唐怀素《自叙帖》中写作“𪎩”,在日本写本《料理物语》中写作“𪎩”^②。因此书手可能误将“分”的草书识为“卜”^③,如王建军(2018)册九《字汇》“分”条同音字:“卜,卜毛。”^④(141页)综上,将“粉”的草书误认为“𪎩”也就可以说通。

在岭南民间文献中,“𪎩”可以记录表粉末、脂粉的{粉1}。王建军(2018)册二《四言杂字》:“豆粉菱𪎩,灰面做酱。”(214页)明秀堂本《正宗梅李争花》卷一:“有个搽𪎩唔匀似扮鬼,有个横量二寸学斯文。”(13/44/a)清刊本《新订四季莲花》卷三:“王上封奴参赞职,明朝卜定要随军。自恨绿窗红𪎩女,路途跋涉历征尘。”(7/198/c)

同时也可记录表示白色义的{粉2},如清刊本《新订四季莲花》卷一:“𪎩墙脚下又有湖山石,生成阶级似桥梁。我与千金由此路,最为便捷不须慌。”(7/183/b)同本下文:“林生致嘱千千万,得便千祈到此方。语毕佳人同话别,轻举金莲上𪎩墙。”(7/184/a)清丹柱堂本《新选瑞英屏桃花送药》卷一:“睹物怀人心越怆,意马心猿闷更狂。转身步入东明苑,咫尺红楼隔𪎩墙。”(14/665/b)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𪎩”一形记录了{粮}{粉1}{粉2}三词。

2.4 𪎩

清文光楼刊本《后续骊珠记金玉婵全本》卷六:“相邀个位余魔子,佢名运独甚非常。熊彪伎俩能𪎩鬼,胡氏迷魂叫做八杀娘。”(4/366/b)同本:“明珠光照通如昼,熊彪𪎩鬼到来迷。”(4/368/a)

① 详参故宫博物院藏《妙法莲华经玄赞卷》:<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handwriting/232405.html>。

② 所用为宽永手抄本《料理物语》,第28页。

③ 在民间文书中,常见“分”写作“卜”,但是也有学者以为是使用减省替代符号之故。如储小岳等(2019)曾经提及徽州契约文书俗字中使用减省符号例中的“卜(分)”。

④ 卜即为“分”,“卜毛”即“分毫”。

“𨋖”从字形上看为“𨋖”字。“𨋖”在字书辞书中义项不合上文本鱼书例。今以为,“𨋖”当为“驱”之俗写。

“驱”,《说文·马部》:“马驰也。”段玉裁注:“驱,引伸为驾驭之称。”而木鱼书中“驱”俗写成“𨋖”字书未见,因此需要进行说明。

在粤语民间文献中,对“驱”和“𨋖”作出区分,如王建军(2018)册九《字辨信札》“𨋖”:“扣平声,挽也。”其下字“驱”:“音俱。”(356页)《分韵撮要》收录“驱”为“困母诸韵”;“𨋖”为“溪母修韵”。“驱”“𨋖”在广州话中读音不同,因此并非音借。“驱”写作“𨋖”,盖因为“驱使,驱赶”和动作有关,因此改换义符“马”为“扌”。在木鱼书中还可见其他用例,如清以文堂本《慈云太子走国》卷六:“体见牧童𨋖𨋖出,侯拱忙忙就问因。”(15/395/d)清近文堂本《二集刘秀太子走国》卷二:“邓禹君师𨋖战马,金甲金盔照眼新。”(17/244/a)清成德堂本《全本合竹州镰刀记》:“连娇挑草登程快,庆槐𨋖𨋖走如飞。”(17/63)同本下文:“下卷坑边苦怨好凄凉,庆槐𨋖𨋖山前过,闻娇苦怨见心伤。”(48/63)

“𨋖”又可记录表示击打义的{殴}。“𨋖”为“殴”之异体在典籍中已见,在木鱼书中也有相关例证,如清近文堂本《新选万花楼》卷四:“公子到来楼上去,时郎同他闹起临。若问如何来𨋖打,小人实不晓根因。”(14/28/b)同本下文:“胡伦与你同相𨋖,先据张忠佢说言。”(14/30/a)同本下文:“祖籍家居何处住,因何事干到京临,怎与胡伦来斗𨋖,怎样胡伦佢丧阴。”(14/31/c)

综上,在木鱼书中,“𨋖”记录了{驱}{殴}二词。

3. 结语

通过对木鱼书中“一形多词”现象进行研究,可以发现粤语方言用字具有随意性与不稳定性,但是“一形多词”现象产生的规律可以被归纳总结:一是以语音为纽带,因使用音同或者音近字,或者是将原字声符改换成更接近粤音的方式造成一形多词现象;二是由于俗写产生与其他字形偶合导致一形多词。

参考文献

- [唐]释怀素 2011 《自叙帖》,人民美术出版社。
- [明]许自昌 1958 《水浒传》,《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文学古籍刊行社。
- [明]祝允明 2002 《草书前后赤壁赋》,荣宝斋出版社。
- [明]文征明等 2013 《停云馆法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 [清]佚名 1990 《五虎平西前传》,《古本小说集成》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好古主人 1994 《赵太祖三下南唐被困寿州城》,《古本小说集成》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 白宛如 1998 《广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储小岳 高雅靓 2019 《论徽州契约文书文本的主要特征》，《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邓少君 1981 《广州话声韵调与〈广韵〉的比较》，《语文论丛》第1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 孔仲南 1992 《广东俗语考》，上海文艺出版社。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 1984 《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
- 洪亮（主编） 2013 《历代名家书心经·张旭》，江西美术出版社。
- 李吉劼（编） 2021 《东莞音字典 普通话、广州话、东莞话对照》（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
- 李正庚（编著） 2004 《东晋王羲之〈十七贴〉》，安徽美术出版社。
- 刘复 李家瑞（编） 1930 《宋元以来俗字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王建军（主编） 2018 《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袁家骅 2001 《汉语方言概要》（第2版），语文出版社。
- 曾良 陈敏（编著） 2018 《明清小说俗字典》，广陵书社。
- 詹伯慧 2002 《广州话正音字典 广州话普通话读音对照》（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
- 张涌泉 2010 《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中国碑帖名品》编委会（编） 2012 《怀素小草千字文》，上海书画出版社。
- [德]罗存德 1869 《英华字典》，The Daily press office。
- [德]罗存德（著）[日]井上哲次郎（订增） 1884 《订增英华字典》，J.Fujimoto。
- [美]卫三畏 1856 《英华分韵撮要》，广州羊城中和行。
- [美]Mrs.Mary French（译） 1865 《亲就耶稣》，现藏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版本不详）。
- [日]片冈新 2007 《19世纪的粤语处置句：“搵”字句》，《第十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英]马礼逊 1865 《五车韵府》，墨海书馆。
- [英]George H.Piercy等（译） 1883 《约翰传福音书》，广州英国圣经公会。
- [英]John Bunyan（著）[英]George H.Piercy（译） 1870 《续天路历程》，广州羊城惠师礼堂。
- [英]John Bunyan（著）[英]George H.Piercy（译） 1871 《天路历程》，广州羊城惠师礼堂。
- [英]George H.Piercy等（译） 1873 《使徒行传》，上海美华书馆铅印。

（责任编辑：丁鑫美）